

替身

或るおちこ

匠千穂系列_09

金静和 译

にしざわ やすひこ

(田)

西泽保彦

著



替身

(日) 西泽保彦 著
金静和 译

MIGAWARI by Yasuhiko Nishizawa
Copyright © Yasuhiko Nishizawa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Company Ltd.,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替身 / (日) 西泽保彦著; 金静和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33-2677-3

I. ①替… II. ①西… ②金… III. ①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4257 号



替身

(日) 西泽保彦 著; 金静和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1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677-3

定 价: 3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会被卷进这么棘手的麻烦事，说到底都是操子的错……在那一瞬间，盛田清作忿恨地想着。

*

八月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再过十五分钟就是新的一天。和往常一样，盛田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昏暗的归途。

从沿着列车铁路的大道走出，穿过第二条小巷，进入单向路，便是他家公寓的所在地洞口町。在路灯的照射之下，一眼便能看到洞口儿童公园。

去年刚贷款买下没多久的公寓“洞口之友”就在与那个儿童公园隔了一条马路的斜对面，走路都用不了一分钟，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前方左侧就是“洞口之友”的正面玄关，然而盛田却没有向那边去，而是原地右转，走进儿童公园，在灌木丛边的长椅上坐下，点上了一根烟。他缓缓地吐出烟雾，好让心情平静下来。等到离午夜十二点还有几分钟，也就是马上就要成为“彻夜不归者”的时刻，

他便会站起来，快步溜进自己居住的“洞口之友”公寓三〇三号室。

最近这已经完全成了盛田的固定习惯。只要不是休息日，不对，有时甚至连休息日他也要履行这一套近乎仪式的程序，否则就不会回家。

就算提早下班，他也会先随便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再在凌晨十二点之前来到儿童公园。只要没有刮台风之类的，哪怕天气不太好，他也不会动摇这一每日习惯，哪怕撑着伞也要站在那里抽烟，可见他的坚持程度。

以一句话来总结原因，就是轻度的——不，应该说已经是重度的了——回家恐惧症。他不想见到妻子。

盛田与妻子操子是职场恋爱，交往一年之后结了婚。之后操子辞去工作，成了全职主妇。两人还没有孩子，照现在的样子看来，搞不好一辈子都不会有了。

结婚之后，两人一开始在临近市郊外的出租公寓住了两年。发现这栋新建成的商品公寓“洞口之友”的广告的是操子。这里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位置很好，可以步行到达盛田的公司。

然而对盛田来说，能感到人生开始走向好运的时刻也只是一瞬。买下公寓之后，操子发生了变化，不知为何，开始对丈夫的吸烟行为苛刻了起来。

结婚的时候，操子确实对盛田提出过希望他尽量戒烟的要求，似乎并不是因为担心丈夫的健康或是二手烟对自己的影响，而只是单纯地讨厌烟雾和味道。但盛田没有能够完全戒烟的自信，便老实地对操子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最终两人达成妥协方案，约定盛田要尽量减少吸烟数量。

实际上在最初的两年里，盛田尽量去阳台上抽烟，而操子也没

有过多抱怨。然而一搬到新公寓，操子就不收分说地宣布，在包括阳台在内的家里任何角落都禁止吸烟。

起初盛田并没太当真，但当他意识到妻子对此事十分严肃之后，不由得感到有些不快。“在阳台抽应该没关系吧？”他要求妻子让步，却被对方严辞拒绝。

“好不容易才买下的全新的房子，绝对不能染上烟臭味。”她执意要求，“这跟在哪里抽烟没有关系，哪怕家里有一个人吸烟，卖房的时候就需要把壁纸全都换了重贴，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光是知道刚开始搬进新家的操子已经开始想着转卖的事就够扫兴的了，再加上妻子的态度实在过于盛气凌人，没有一点大人的样子，盛田不由得火了起来，最终两人大吵了一架。盛田忍不住打了操子一巴掌。从两人交往开始，这是他第一次对操子动手。

操子陷入了沉默。当然盛田的本意就是想让她闭嘴，看着她的眼睛，盛田感到一阵强烈的后悔。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果然自从那天起，不管丈夫说什么做什么，操子都不回一句话。那是今年一月的事了。

明知道没有用，盛田还是道了歉，但对方却始终毫无反应。而且，虽然两人已经决裂，操子却没有要求夫妇分房睡，也没有怠慢家事。能够在保持行动与平时无异的同时对丈夫完全无视，这就是操子的恐怖之处。不管丈夫是安抚还是怒吼、哭求，甚至下跪，她都冷冰冰地保持着面无表情。在盛田家，这种冷战已经持续了半年以上。

这样一来，不就只有离婚一条路可走了吗……盛田开始频频感到绝望。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毕竟买房的首付款是操子的父母垫付的，这首先就是一个障碍。

该怎么办呢？难道只能等时间来融化两人之间的冰山吗？不管怎么思考，最终的结论也只有这一个。

基于以上原因，盛田只好减少与妻子见面的时间，哪怕一分一秒也好，否则精神上实在是难以负荷。

如此这般，盛田便养成了跑到原本不用去的地方抽根烟再回家，这个令人开口就想掉泪的习惯。这全都要怪操子。盛田实在忍不住咒骂一句。

更可恨的是，这天晚上操子居然不在家。然而，盛田知道这件事是在很久以后了。

操子这天为了出席同学的结婚典礼，待丈夫上班之后就坐飞机去了东京，晚上住在了举行婚礼的酒店。第二天又和朋友们悠闲地在东京逛了逛，才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家。

关于这个行程，操子事先一句也没有对盛田提过。鉴于她一直保持沉默，两人之间的冷战状态持续至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打招呼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盛田在第二天早上看见自家冰箱上用磁铁贴着的便条时，为时已晚。

先在公司待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再跑到儿童公园抽口烟——那天晚上，盛田完全没有履行这个每日仪式的必要。如果选择立刻回家，自己一个人在晚上悠闲地喝口小酒该多好。

在对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夜十一时四十五分，盛田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洞口儿童公园。

突然他望向“洞口之友”。三〇三号室的窗户一片漆黑。操子已经睡了，不过她平常都会开一盏小夜灯，今天这样还真是少见。完全没有想过妻子不在家的可能性的盛田开始在口袋中摸索打火机，就在这时……

传来了一个声音。

起初盛田并不认为那是人类的声音，因为听上去就像是鸡或其他生物被掐住脖子时发出的怪声。

在终于意识到那似乎是一个女人发出的“住手”“不要”的哀鸣声时，盛田的脑海变得一片空白。

“住手啊，住……”

嘶哑的悲鸣声划破黑夜。

“不、不会吧？喂……”就在他抽烟时坐着的长椅旁边的灌木丛中，有个恐怖的剪影“沙沙、沙沙”地晃动，偶尔还能感受到从地面传来的“咚咚”的冲击。

就装作没看见，赶紧逃吧……防御本能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然而盛田却犹豫不决地走近了灌木丛。也许是那时还不知道妻子不在家的盛田那搞错了重点的潜意识起了作用，让他觉得与其回到令他如坐针毡的家，还不如留在这里。

他悄悄地从灌木丛后面偷偷看去，不出所料，看到了激烈扭打的一幕。

一个黑影正跨坐在一个拼命挣扎反抗的女子身上。仅凭路灯的光线难以辨清，但似乎黑影是一个年轻男子。

那男子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把女子的手脚死死地按在地上。不知是想堵住她的嘴，还是想掐她的脖子，总之那名男子不停地尝试用手按住那名女子，却每次都被挡开。

“可恶！”男子焦躁地骂了一句，举起右手。路灯发出的光像闪电般反射了一下，盛田这才意识到那个男人手里拿着刀。他挥舞着

一把刀刃很长的、状似三德刀^①的凶器。在意识到这点之后，盛田吓得脚都软了。怎……

怎么办？不，什么怎么办，得、得去救她，得做点什么，不然的话她可能会被杀，得做点什么，做点什么……虽然他心里无比焦急，身体却无法动弹。为什么？

为什么我非要卷进这种麻烦事？会遇到这种事，对，都是因为操子，是操子的错，都是操子不好。要是我直接回家，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要是她营造出让丈夫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回家的气氛，我就不会遇到这种，这种、这种、这种……

他不知道自己在荒唐、屈辱和恐怖的心理中原地站了多久。事实上只过了不过数秒，但盛田主观觉得似乎过了数个小时，不，仿佛将永远地持续下去。就在这时……

被按倒的女性突然停止了挣扎，随后趁着那个男人大概是认为她终于放弃了抵抗而放松警惕之时，突然扬起膝盖。

这一记直接命中男人的侧腹。随即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一瞬间以仿佛要浮到空中的气势弹起的男人的身体反压了下来。

“扑通”一声，男人重重地倒在地上。

无视发出意义不明的骂声的男人，那名女性半爬着一跃而起，挥起手臂顺势猛跑，瞬间就跑出了儿童公园。

太、太好了。那名女性成功靠自己的力量逃脱，令盛田发自内心地松了口气，甚至想要感谢神明。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而且，既然跑得那么快，估计也没受什么伤……嗯？

也许是因为镇定下来之后头脑开始运作的缘故，盛田觉得快要

^①三德刀 (Santoku Knife 或 Santokumesser)，切割肉食、蔬菜、瓜果都能用的全能刀。

消失在漆黑的夜里的女性背影似乎在哪里见过。

将头发在脑后扎成一股的她穿着灰色运动服和黑色运动裤。盛田看向灌木丛旁的地面，发现那里还掉了一顶黑色的棒球帽。想象着她戴着那顶帽子的样子，盛田脑中的记忆碎片完美拼合在了一起——啊，是她啊，原来是那个女孩。

虽说如此，但盛田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为了方便才管她叫“那个女孩”。由于从未仔细端详过人家的长相，所以其实盛田也不知道对方的实际年龄。

只是在最近的一个月左右，盛田偶尔会看见她在这附近跑步的身影。虽然只能对容貌记起个大概，但应该的确是同一位女性。

遇到她是在长椅上抽烟的时间段，所以自然是深夜。回过头想想，女性在深夜独自跑步，确实有些不太小心。大概是因为这一带是清净的住宅区，所以才会大意地觉得与危险事件无缘吧。其实盛田自己在这半年多里也做梦都没有想过会在这一带遭遇犯罪事件，所以之前看到夜跑的姑娘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从未为她担心过。

现在看来，搞不好我也该改改在回家之前先跑到这里抽口烟的习惯了。抢劫应该还不至于，但被醉汉或可疑人物缠上之类还是很有可能的。就在盛田心不在焉地想着时……

“咚！”

突然传来重物落地的冲击声，随后又传来一声含混不清的“呜”的呻吟。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盛田回过头，发现是之前跨坐在女性身上的那个男人发出的。明明刚才已经翻过身来变成仰躺的姿势，但也许是想起身时倒了下来，现在他又趴在了地上。

他痛苦地抽搐着，艰难地抬起头。眼镜从鼻子上滑落下来，圆

形的银色边框“唰”地一闪。

街灯的照射下浮现出一张意外稚嫩的面容，正痛苦地扭曲着。

怎……怎么了？

盛田意识到这个男人正不断试图把手伸进腹部和地面之间，却因抽搐而无法成功。从他的那个部位……缓缓溢出像水一样的液体，渐渐将地面染成了暗红色。

血？不会吧……盛田终于意识到男人正在流血。大概是摔倒时手里的刀插进了自己的腹部下方。

看着仿佛把特大号水桶倒过来一般源源不断涌出的鲜血，盛田感到一阵眩晕，实在难以相信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简直像是一场噩梦。

他全身动弹不得。对了……

对了……救护车。

警、警察。

位于公园一角的公共电话亭散发着泛白的光芒。终于从咒语中挣脱的盛田冲着电话亭撒腿跑了过去。脚下一绊，差点儿摔倒。

终于冲进了电话亭。这还是盛田第一次用这个电话。

在按下119时，与电话亭隔着一条马路的对面住宅的剪影突然映入盛田的眼帘。住宅的名牌上写着“名理”。

这个姓氏没怎么见过，该怎么读呢……在这种紧急事态下居然还能莫名悠闲地想着这种事，真是令人感到好笑又气恼。

RENDEZVOUS 1

“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怎么说呢，我已经看开了。嗯。”

说完，那个男生害羞地笑着，不断地点了好几下头。银框眼镜之下的双眼皮圆眼睛像女孩子一样，使他原本就略显稚嫩的容貌给人感觉更为年轻了。

“嗯，大概就是这样。”

由于大家在学校都“曾洋”“曾洋”地叫他，导致祐辅虽然觉得这个姓氏很少见，却也以为他真的姓“曾洋”，没想到这其实是他从小学时就有的外号，真名是曾根崎洋。

去年曾洋刚进入国立安槻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常与其他新生一起参加祐辅举办的酒会，但暑假过后就完全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等到过完年，别说是酒会，他连学校都不来了。

原因不知为何，只知道那个时候曾洋一直在学生公寓里闭门不出。朋友担心他患上抑郁症，便联系了他的家人，甚至还让家人来探望，可见事态确实十分严重。在班主任、心理辅导员和他父母的共同商讨之下，他于今年四月正式提交了休学申请。

他回老家住了一个月左右，然而可能是因为和父母同住有些拘束，又在五月回到了学校附近的公寓。关于曾洋，祐辅掌握的信息大概就是这些了。

八月十七日，暑假已过半。

回老家和去旅游的学生都陆陆续续回到了校园。这么说来，已经好久没有举办酒会了。仿佛看穿了祐辅的心思，一位学弟来找他搭话。“边见学长，今晚要不要大家一起热闹一下？”

“就是说嘛，当然好了。”祐辅想着，时隔许久重操旧业，在校园里兜兜转转，找看起来很闲的人搭话，并在老地方“三瓶”预订了位置。这次连曾洋也来了。

“哟，好久不见。最近过得怎么样？顺利吗？”

祐辅发问之后，对方的回答便是开头的那几句话。他还说道：“再这么磨磨蹭蹭地消极下去也无济于事，倒不如就此把自己能做的全做了，好做个了结。”

在祐辅眼中，曾洋的表情十分开朗，不像是在强颜欢笑。说到底，如果他还没有恢复正常，应该也不会想来参加酒会。这样看来，复学也应该指日可待了。那时的祐辅还如此乐观地确信着。

“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来，喝，给我尽情地喝，大口大口地喝。”

在祐辅为曾洋的杯子里倒啤酒时，身后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学长。”

“嗯？”回头一看，原来是狮子丸。这也是个外号，来人的真名叫石丸^①尚之。

他就是那个向祐辅提议“今晚要不要大家一起热闹一下”的人，今晚酒会的发起者。

“哦！狮子丸。过得好不好啊？”

“别这么叫我啊。”

^①日文中的“石丸（いしまる）”和“狮子丸（ししまる）”读音相似。“狮子丸”是藤子不二雄^①创作的漫画《忍者小精灵》里的角色，是一只伊贺流的忍者犬。

他拥有与年龄不符的禁欲风范，还拥有仿佛是“质朴刚健”一词完美体现的强壮躯体，而他那可怕的长相就像是一头即将怒吼的狮子，与他的外号再相衬不过。然而他本人的性格却意外地软弱，而且他是真的很讨厌这个外号。

“我只求您别再用那个外号叫我了。”

“搞什么搞什么？连酒杯都没拿？还是说你不喝啤酒，想喝清酒啊？”

“不是，那个……”狮子丸突然变得一脸纠结，悄悄对祐辅咬起耳朵，“今天，那个，就是……那、那谁，不、不来吗？”

“不来？你问谁？”

“就是、那个、高、高，”他不知为何一脸窘迫，支支吾吾，“高、高濑小姐……”

“难道……你是问高千？”

“是哦，说起来还真是。喂，学长，高濑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突然插进了一个听起来醉得不轻的粗哑声音，“喂喂，高濑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只是今晚，最近都完全没看到她啊。”

是小池先生。其实小池先生也是个外号，原因是这位仁兄的外貌就像是漫画名作《小鬼Q太郎》中登场的那个随时随地都抱着碗吃拉面的谜之大叔“小池先生”3D化了一般。鸟窝般的自来卷、矮小的身材，以及一双无法判断在看哪里、在想些什么，犹如鱼糕的剖面图一般的眼睛，甚至连眼镜边框都与那个角色一模一样。不管怎么看，他都是小池先生本人，所以最后甚至没人在意他的真名到底是什么了。

小池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也是其他人关心的话题，之前一直分散在各处、自顾自聊得热火朝天的团体几乎同时安静了下来。

没有意识到大家都在侧耳倾听的小池先生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了下去。

“不像是回老家了啊。更何况连小兔也不在。更令人震惊的是，连那个匠仔也不见了。对对，搞不好匠仔不在才是最令人吃惊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不管出什么事都绝不会缺席酒会的家伙竟然不在。”

“他在疗养啦。”祐辅把小池先生贴过来的大红脸嫌弃地推开，点上烟，慵懒地从鼻子里“呼”地吐了一口气，“疗养。”

“啊？疗养？你说谁啊？”

“匠仔啊，匠仔。”

“你是说，他生病了？”

“不是。那家伙也是人，偶尔也需要让肝脏休息一下啊。”

“我怎么觉得对匠仔来说，不让他喝酒才会对身体有害啊。那高濂小姐和小兔呢？”

“都说了在疗养啊，疗养。”

祐辅当然不打算在这个场合详细说明在那个关键的日子，七月二十八号，他们三人在白井教授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①。说到底，连祐辅自己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也是一个原因。

嗯，总之“在疗养”这种说法倒也不完全是谎言，至少从精神层面来说。

“啊？三人一起？都在疗养？什么嘛，这算什么事啊？”

“你这家伙还真是，高千和小兔也是人，怎么能一年到头没完没了地喝酒呢？偶尔也要让她们休息一下肝脏啊。”

“真是搞不懂。莫非发生了什么事？”

^①关于这个故事的详情，请见《依存》（新星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六月出版）。

“你指什么事？”

“哎呀就是，嗯，我也说不好。比如，对了对了，像是电视里经常有的青春偶像剧那种，彼此产生了误会之类的。”

“啊？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尴尬到无法来参加酒会。”

“他们仨之间？怎么可能啊。倒是你这家伙，可是连话都开始说不利索了。”

“真是的！真的什么都没有？”

“没，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过说到底，我什么都不知道。估计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来参加酒会了。你要是真那么在意，就直接去问他们本人吧。”

“对了，说到发生了什么事，学长你是不是也产生了什么心境上的变化？”

“噢？这话怎么说？”

“哎呀，就是那个……”小池先生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捋了一下他那自来卷的鬓角，“头巾啊，红色的那条。明明是你的标志物，最近却没有戴，是不想戴了吗？”

“不，是不知道在哪里弄丢了。”

“真的？难道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想通过改变形象来转换一下心情吗？啊，原来是这样，我懂了。”

“你又懂什么了？”

“学长，你是被甩了吧？被高濑小姐。这次终于被甩了个彻底。”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祐辅冲着小池先生的脸“呼”地吹了一口烟，又“哼”地耸了耸肩，“我可不是吹，你可知道我至今为止被高千打击过几百次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甩不甩的。”

“不过，真遗憾。”插话的是昵称为小南的女生，本名写作平假名的“阳南”^①，“真的太遗憾了”。

“嗯？什么事，至于遗憾成那样？”

“我还期待着来边见学长组织的酒会，搞不好能见到那位高濑小姐呢。是不是？”

“嗯！嗯嗯嗯！”昵称为南子的日南子两眼放光地应和着，“就是说啊，真的好遗憾哦。我还想和高濑小姐聊天呢。”

顺便一提，据说日南子在上大学之前的昵称也一直是“小南”，后来和毕业于另一所高中的阳南认识并成为好朋友，两人几乎整天都黏在一起，使周围的人对如何区别二人的称呼十分头疼。鉴于总要有一个人放弃“小南”这一昵称，大家便暂且把日南子叫作“南子”，但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把她们俩统称为“双小南”的情况比较多。

“我说，你们两个。”祐辅叹息着把烟头按熄在烟灰缸里，夸张地张开了双臂，仿佛在说“来吧，快扑到我的怀里来”，“有什么可难过的，真是麻烦。看看，这儿不就有一个水灵灵的大好男人吗？”

“哎……可是……”

“我们才不要呢，是吧？学长的话，有点……”

“是啊，只想说‘No, thank you’。”

“双小南”牵着彼此的手，笑得前仰后合。

“为什么啊？如此完美的我到底哪里‘有点……’，又怎么‘No, thank you’了？能不能详细地告诉我一下？”

^①关于“双小南”的名字，这里借鉴了网友“死狼”翻译的版本。“阳南”的原文写作平假名“ひなた”，而下文中“日南子”的原文就写作汉字“日南子”，“双小南”的原文则为“ダブルひなちゃん”。